

编者按：莎士比亚曾在其传奇剧《暴风雨》中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就中国农村大地而言，2021年就是一篇伟大的序章——脱贫攻坚业已全面完成，乡村振兴开始扬帆起航。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巨变，村美民富，自然离不开那一个个踏歌前行的践行者。过往的人仍在坚守，序章书写者已经在路上。回首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展望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再优美的语言都显苍白，再多的笔墨也难以全面展现。我们只能在“新春走基层”的道路上撷取一朵朵“浪花”，去追寻那些动人故事，去深刻体会“新时代新农村新征程”的真正内涵。

河湟大地上的践诺者

——“寻找春天的故事”系列报道之一

张德生 张傲

承诺掷地有声，践诺才能坚定有力。

——题记

放眼历史，海东所在的地域有很多标签：南凉古都、彩陶故里、东方庞贝古城、三河间、河湟大地……

如果你是一名作家，能把这每一个“海东标签”弄清楚，足够写成一本沉甸甸的著作。

如果你是一个游客，能把这每一个“海东标签”了解透彻，就会在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风光片。

然而，千万个海东人，却并未从艺术的角度认真审视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他们曾被一个标签所困，那就是六盘山片区。

六盘山片区横跨宁夏、陕西、甘肃、青海4省区，其扶贫开发规划列入国家战略。

也正因如此，海东曾被扣上一顶“贫困地区”的沉重的帽子——所属六个县区中五个为国定贫困县、一个为省定贫困县！2015年全市精准识别贫困村634个，贫困户4.8万户，贫困人口17.57万人，分别占全省贫困村的40%，建档立卡贫困户的30%，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34%，是全省贫困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

如果用上述贫困人口数除以1.32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海东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13个以上的贫困人口！

之所以引用这些数据，是想让人们知道海东贫困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更想让人们知道，为了摘掉头上的贫困帽子，为了让新农村踏上新征程，河湟大地上的践诺者付出了怎样的艰苦卓越的努力！

## （小标）青海粉条“进京记”

要不是校领导下了不准离开北京的“死命令”，2021年的春节，杜鹏恐怕要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扎巴镇过了。

2020年的春节，杜鹏就曾把校领导“将了一军”。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武汉市已经“封城”，各地原则上也不再允许人员流动。此时杜鹏偏偏给校领导写下返回青海的“申请书”，要求立马回到青海投身当地抗疫工作。慎重起见，校领导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和结对帮扶单位海东市化隆县再三沟通，最终才对杜鹏及另一名老师放行。那次能够顺利离京“返岗”，和王鹏当时的承诺也有关系，他保证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全程自驾走高速，路途上除了加油不随便停靠。就这么，经过20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王鹏回到扎巴镇，在当地返乡人员集中隔离点值了几个月的夜班。

那一年，化隆县是青海省防疫最为严峻的一线，该县有数十万“拉面大军”遍布全国各地，而春节正是他们返乡的高峰。不过，最终该县还是取得了“零疫情”的战绩。

校领导之所以在返回青海的问题上处处“刁难”杜鹏，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杜鹏2018年10月赴任化隆县扎巴镇知海买村扶贫队员并挂职扎巴镇副镇长时，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后勤集团办公室主任，身高一米八九的他壮得像头牛，甚至还拿到了国家篮球二级运动员证。然而，来到青海后，杜鹏得了一种“怪病”。

那是杜鹏来青海不久的事。因为当时村委会办公室正在重修，他和同事王老师只能“借宿”在村委会主任兰周家。10月下旬的扎巴镇已经进入严冬季节，温度计的指针显示，晚上最低温度已在零下20摄氏度。睡在没有生火的大炕上，杜鹏辗转反侧，头晕头痛，一开始以为是海拔3000米的高反在折磨他，也就没有在意。不成想，同炕的王老师测过他的血压后吓了一跳：血压收缩压180！已属三级高血压！！王老师连夜将他送到海东市人民医院，随后怕出大问题，又转至青海省人民医院。最终，医生给了他一个结论：高原性高血压。

此后只要来青海，杜鹏的血压就高得吓人，只能每天吃降压药，回到北京后血压就一切正常！“因为血压的问题，来青海后只打过5场球！”杜鹏对此觉得挺遗憾。

2020年5月，杜鹏又大病一场。那一天知海买村开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大会，杜鹏想着可能一上午就能结束，所以就穿得单薄了一些。不承想，大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钟。回到镇上后，杜鹏就开始发烧，一连四五天高烧到39度。实在扛不住，杜鹏再次被送到了青海省人民医院，确诊为脑病毒感染。随后，学校命令杜鹏火速进京治疗。这一次，校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把杜鹏“扣留”在北京。然而，不久后杜鹏就“上书”要求回青海。原来，虽然彼时已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但还有“回头看”、验收等工作需要结尾，好多事还在等着杜鹏。

校领导这次就是不松口，这可把杜鹏急坏了，不得不拿出撒手锏：“当时我可是跟学校党委承诺过的，要保证100%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白纸黑字，你们领导不能不认账吧？”校领导拗不过他，只得再次放行。

其实，杜鹏一次次执意返回青海，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牵挂的乡亲和那些刚有起色的扶贫项目。

其中之一，就有那些“土”得掉渣的洋芋粉条等特色产品。

青沙山是横亘在青海平安和化隆之间的一条昆仑山系支脉，山峰海拔 3037 米且常年积雪，山下炊烟袅袅，一派壮丽风光。然而，山下的扎巴镇却徒有美丽的“外表”，实则是一个穷乡僻壤。这是杜鹏对扎巴镇的第一印象。不过，杜鹏很快发现，扎巴镇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东西，在南滩村就有一个扶贫粉条加工厂。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2020 年 9 月，第一批“南滩粉条”运抵北京，并被列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食堂的菜谱。

2020 年“十一”过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生在学校餐饮中心惊喜地看到，一个扶贫超市鹤立鸡群般出现在美食档，青稞、藜麦、枸杞、菜籽油等 20 多种青海特产被摆上了货架。“这些都是知海买村农民合作社在这里铺的货，他们不用派人守摊，线下由学校帮助他们销售，同时还在线上销售，好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有上万元。”对此，杜鹏一再表示，这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啊，杜鹏说得太对了。在脱贫攻坚大潮中，每一位驻村扶贫队员，每一个践诺者，乃至每一户贫困户的背后，都有着千百万双默默支持的手，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姓名，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也无法将他们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对于我们这些时代风云的记录者来说，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

对于知海买村来说，2021 年注定又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杜鹏对接的三方共建养殖项目即将启动，而随着这些“造血扶贫”产业项目的落地，乡村振兴的大幕正在青沙山下徐徐拉开……

（小标）一场特殊的约定

2021 年 2 月 8 日，距离春节不足三天时间。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办公室里，马锁安将头深埋在一堆文件中，手中的笔在纸上不断圈圈点点。“不好意思啊！先喝点水，我这儿有个文件现在必须赶出来。”

提前打电话预约采访时，马锁安就说这几天很忙。开始还以为他是在推脱，因为他一再说应该多报道报道年轻人，他们比自己优秀，比自己做的工作还要多。进了他的办公室才知道，他确实很忙，不断有年轻的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进来，又拿着文件出去。

不过也好，这让我们有了打量马锁安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张典型的中年男人饱经风霜的脸，皱纹开始爬上眉梢，头发已经变得稀少。这又是一张刚毅的脸，眼神坚定，倒和他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奖”相匹配。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马锁安接通电话，笑容满面地用地道的青海话和对方聊了起来。“是李发岩打来的，说他们那儿的葱花土鸡今年卖光了，他还要请我去哇麻过年，我哪有时间呦！”放下电话，马锁安歉意地对我们说。

看到我们一脸疑惑，马锁安补充说：“李发岩是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哇麻村村民，我现在的结对帮扶户。”

“没有记错的话，你是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哇麻村任第一书记、扶贫队队长，离开

这么多年了，村民们还和你有联系？”我们提前准备的采访资料这时派上了用场。

“是啊，村民们隔三差五就约我去村里转转，有时答应了又脱不开身，都爽约好多次了！我离开村子时，曾和村民们约定，小康之年我一定回村里好好看看。”从马锁安的脸上不难看出，对于未能兑现之前的约定，他还是有所遗憾。

此时此刻，马锁安所牵挂的哇麻村已是另一番景象，红砖青瓦的民居更能符合其“中国传统村落”的气质，水泥地坪的乡村广场上，年货大集正在热闹进行，洋芋粉条、土豆、葱花土鸡等土特产被纷纷装进城里人的各种购物袋。

“老马，村里的葱花土鸡脱销了！”哇麻村现任第一书记徐现成也拨通了马锁安的电话，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山里的十三景、能翻墙的土鸡、农家里的美食……这些在村里存在了多年，却让村民熟视无睹的资源，在扶贫干部来了之后就‘活’起来了，靠这些我们村一年时间就摘了贫困帽。”哇麻村党支部老书记朱广寿笑着说。

到哇麻后，马锁安将“能翻墙的土鸡”命名为“葱花土鸡”。这种土鸡在农家确实很平常，谁家院子里都有几只。它们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主人即便把玉米或者油菜籽晒到房顶上，也难逃被它们啄食的命运——对这些土鸡来说，翻越三米多的高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更为奇特的是，这些土鸡羽毛形似葱花，惹人怜爱。

葱花土鸡是马锁安到哇麻后打出的第一张产业脱贫牌。两年间，他陆续从农牧、林业等部门争取落实种养殖等产业发展项目 10 个，引导 60 户贫困户大力发展以养殖肉牛、土猪、土鸡和种植当归、长白葱为主的特色种养殖产业，改变了农户靠传统种植和家畜养殖维持生计的单一产业结构。

哇麻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因为有着绿度母（藏传佛教中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美丽传说，村内的抓什德寺在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藏区声名赫赫，甚至连印度、尼泊尔的信众也会前来朝拜。

“哇麻”系藏族，意为“高台”的意思。哇麻村就坐落于一个名为“寺沟滩”的台地上，毗邻一片原始森林，不远处就是小有名气的南门峡。

登临山顶，望着互助县城参差的楼房，“嗅”着充满哇麻人文气息的清新空气，马锁安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在这里建景区搞乡村旅游。

如同刚开始搞葱花土鸡养殖一样，这次的质疑声依然不小。马锁安回忆，当时就连村干部也接连问他：“能有人来吗？”

“这座山像不像一条龙？那座像不像拜寿的神龟？”经过马锁安的一番“指点江山”，龙头山景区的 13 处美景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

朱吉兴是哇麻村发展乡村旅游业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20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但他家的农家乐还是妥妥地挣到了 20 万元。

“四处打工的日子不好过。”朱吉兴说，自己曾是一名民办教师，因收入实在太低后来辞了职。

“就是他了！”要想发展乡村旅游业，就必须有接待点，朱吉兴毕竟肚子里有墨水，更容易接受这新鲜事物。于是，在马锁安的协调下，朱吉兴家的小院变了样，哇麻村第一家农家乐就此诞生。如今，哇麻村已经有了 10 多家农家乐，力邀马锁安去哇麻过年的李发岩如今也是其中之一。有景有情怀，哇麻村由此接连获得“国家森林乡村”“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桂冠，两年时间累计接待游客达 10 余万人次。

两年半的时间无论放在历史长河还是人生旅程中，都不过转瞬即逝。但在马锁安看来，在哇麻的两年半时间，才是他激情燃烧的岁月。至于他为村美民富所付出的心血，我们所能记录下来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倒是哇麻的村民们，聊起“马书记”的故事永远都说不完，他们已将马锁安的名字和村落的兴衰史关联在了一起。

“我没有理由不去践行自己的诺言。”从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王家湾贫困村走来的马锁安，去年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在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奋斗下，他的父老乡亲们通过异地搬迁扶贫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哇麻人也是我的父老乡亲，今年我再次和哇麻人约定，我一定会常‘回家’看看的！”

（小标）姐妹们，绣起来！

2021 年的春晚，苏晓莉看得格外投入。她其实是被一个细节所吸引，那就是主持人李思思、龙洋、张韬等人特别定制的服装上，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刺绣的元素。

这是个好兆头！坐在电视机前的苏晓莉联想到自己 2020 年参加的 4 场国际时装走秀赛场，刺有青海土族盘绣等图案的时装在北京、上海、深圳、虎门闪亮登场，吸引眼球无数。

“男装也可以融入刺绣元素，你看这款西装，今年 3 月份就能上市。”苏晓莉打开手机图库，指着西装领口上的刺绣图案说：“这是青海湖的鸟儿，绣在了西装上。”

“青海绣，秀青海！”虽然中国“四大名绣”中没有“青绣”的名字，但青海省委省政府打造的“青绣”文化产业，已经将 30 万青海“绣娘”的心连在了一起，成为继“青海拉面”之后的又一个特色脱贫产业。苏晓莉的助理彭春梅虽然 2016 年才来到青海，却对“青绣”文化产业有着深刻的认知，也对苏晓莉即将在海东市河湟新区打造的“青绣”产业园充满憧憬。

“春节过后有望挂牌，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青绣’小镇和‘青绣’总部基地，形成‘青绣’产业链条，让我的穷姐妹们全都变成富姐妹。”苏晓莉一脸真诚地说。

苏晓莉的这番话让我们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要知道，采访前我们还是对她做了一番“功课”的，她头上的光环和头衔实在太多了：青海省海东市人大代表、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会长、发展中国家联盟企业理事、全国职业高级非遗（刺绣）技艺传承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杰出人物、青海省致富带头人、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最主要的，她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使我们不得不有这样的疑问：她还是那个淳朴的农村姑娘吗？她还能践行自己的诺言

吗？

看来，是我们想多了！

言谈中苏晓莉坦承，最开始她投身“青绣”文化产业时，确实是为了挣钱，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她的想法。

每当回忆起童年生活，苏晓莉总忘不了那双黄胶鞋。在她的记忆中，那双黄胶鞋的“前脸”已经磨出了大窟窿，她的脚趾就从那些窟窿里探出“头”来。毕竟是女孩子，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她总是想办法把露出来的脚趾头藏起来。“现在真后悔没把那双黄胶鞋珍藏起来！”

苏晓莉家共有 6 个兄弟姐妹，她排行居中，当时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工资收入。小时候兄弟姐妹都有学上，唯独留下苏晓莉在互助县丹麻镇新添堡的山沟里，帮着母亲干农活。一直到 1984 年苏晓莉 13 岁时，她才背起书包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苏晓莉自然格外珍惜这次上学的机会，在父亲的亲自辅导下，接连“三级跳”，顺利地上了高二。这一年，哥哥、姐姐、妹妹全部考入大学，虽然考的都是“师范生”，但家里的负担依然很重。就这么，苏晓莉做出了一生中自己的第一个决定：放弃考大学，选择招工。

此后，苏晓莉所走的路曲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在水泥厂生产一线，她和一帮大老爷一起上料；在工厂遭遇困难濒临停产时，她用水泥换来了厂里急需的机械配件；下岗后，她用过人的胆识盘下互助县城黄金地段租金最贵的店铺，迎来了自己商业版图的 10 余年黄金时间……

苏晓莉和刺绣结缘也算是一段佳话。2012 年网购兴起，苏晓莉关掉经营了 12 年的服装实体店。她先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报了一个“欧洲八国游”的旅行团。当抵达法国巴黎时，她才想起来这里有自己的一位朋友，去看望却不知送什么好。正当她在机场一筹莫展时，一位互助同乡整理行李箱时放在地上的土族刺绣鞋垫和针线包让她眼前一亮。没成想，回国后巴黎的那位朋友打来越洋电话，让苏晓莉再寄两双土族刺绣鞋垫过去。办理完国际邮件，苏晓莉心疼得不得了。她并不是心疼那两双鞋垫——在农村这种鞋垫根本不值钱，她是在心疼邮费，190 多块啊，太贵了！不过，苏晓莉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商机：既然这些民间手工品有人要，这个买卖可以做。

经过前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旅游市场实地考察后，苏晓莉开始不断往农户家里跑，她要让那些土族阿姑按照她提供的图样刺绣，由她来回收，然后她再加工成旅游商品销售。120 个村 1000 余户跑下来，苏晓莉的内心彻底崩溃了。这并非因为“绣娘们”对她的不信任，而是她们生活的窘迫深深地刺痛了苏晓莉的心。“绣娘”是现在人们对她们的美称，更通俗地说，她们就是农村妇女。她们在少女时代也有过对生活美好的遐想，就如同苏晓莉当年在山上放骡子时所思所想的一样，但是命运却是如此不公，10 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她们仍旧被囿于土墙院落里，只不过换了一个人家、换了一种身份依旧在破旧的农舍里操劳。

在东沟乡大庄村，米金花给苏晓莉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米金花所绣的“太阳花”（土族盘绣标志性绣品）非常细腻，色彩搭配最为舒适，美得令人陶醉。但是你看看她的手，却像树皮一样粗糙，她的年龄比苏晓莉只不过大三五岁，却早已老态龙钟。再看看米金花的家，又是那么破败不堪。“江南的绣娘无不是纤纤细指，无不风情万种，我们的绣娘怎么能是这个样子？”苏晓莉由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带领这些穷姐妹走上富裕之路！

很快，米金花成为苏晓莉公司培养出来的一名业务骨干，家里早早就脱了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米金花的丈夫突发脑溢血，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还让家里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看到米金花家因病返贫，苏晓莉一个大胆的想法电光一样闪现在脑海里：在大庄村给米金花办一个扶贫车间，这样她既可以照顾丈夫又能挣更多的钱。没出一个月，一个扶贫车间在大庄村建成，交由米金花全权打理。车间启动那天，苏晓莉对米金花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招工，紧着贫困户优先，不能自己富了忘了别人。米金花的扶贫车间成立后，苏晓莉派出骨干给村民们免费技术培训，免费提供原材料，使她的车间迅速进入了赢利状态。当年米金花就挣了3万多元，成了村里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像这样和苏晓莉相关联的故事，在全国唯一土族自治县互助的乡村，还有很多很多。

苏晓莉爱笑，并且笑起来非常甜美，即便在开拓市场中历经了千辛万苦，也没能让她有所改变。也许是在商海沉浮久了，苏晓莉对数字非常敏感，她的脑子里储存了大量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她最在乎的是这么一组数字：她和互助县4000余户农户签有订单，带动7000多人从事刺绣加工；她探索的“企业+基地+农户+能人+市场”的“青绣”生产销售经营模式，已让海东市1.5万人受益。

“这不是最终数字，而是一个不断在刷新高的数字。”想到这里，自信的笑容再次绽放在苏晓莉的脸上……